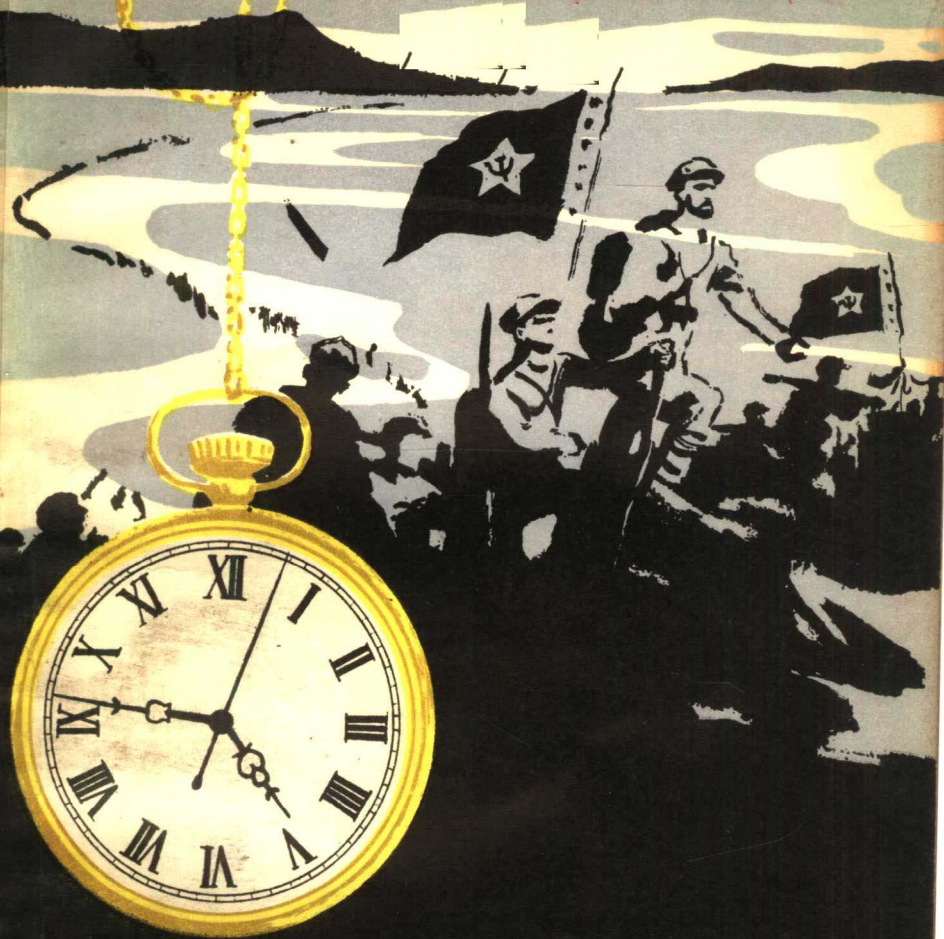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人物小故事

金表该堆用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卢 今



金表该谁用

卢 今

封面：萧 钧

插图：陈 玉 先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金表该谁用

卢 今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2.5印张 30千字

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4,700册 定价0.18元

给小读者

向革命前辈学习，是小朋友们的共同心愿。我们打算把老一辈革命家、革命烈士，以及其他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人物故事分成类，编一套《人物小故事》给你们看。

《金表该谁用》是这套丛书中的一本，讲的是朱德、贺龙、陈毅、罗瑞卿、陈潭秋、黄公略、毛泽民、左权、彭雪枫等九位革命家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革命先辈大公无私、忘我战斗的崇高品质，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。这些优良传统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，努力继承和发扬光大。

目 次

给小读者.....	1
兵从天降.....	1
寒夜里的决定.....	4
不准换房.....	7
金表该谁用.....	10
枣红马.....	14
亲口尝一尝.....	17
嘱托.....	20
闯“虎穴”.....	22
忘我苦战.....	26
破旧的吉普车.....	29
宝贵的小米.....	32
深山历险.....	34

铁面无私.....	38
“他们更需要”.....	43
洒尽鲜血为部下.....	45
关键时刻.....	49
“我不能走”.....	52
长征路上的一夜.....	56
特制的鞋子.....	59
给警卫员下的命令.....	63
月夜杏树下.....	66
政委的家当.....	68
“大家都有吗?”	70



(1886—1976)

兵 从 天 降

枪声稀落下来了。大部队已经越过山岭，奔向远方……

这支部队不久前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，现在，由朱德率领着，朝井冈山进军。

部队出了南昌城，就遭到了敌人的追击。为了保存实力，朱德决定部队向山区转移，但是敌人还是紧追不放。这天，朱德安排了一个排的兵力去拦截追敌，掩护大部队转移，这样，总算把敌人甩掉了。

担负掩护任务的这个排，是由朱德亲自指挥的。他们完成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任务以后，便按照预先考虑好了的路线，迅速行进，以便与大部队汇合。

队伍正在山岭石壁间穿行，突然，警卫员发现了情况，忙向朱德报告说：“糟了，前面有敌人！”

朱德立即命令大家疏散、隐蔽。他自己，隐藏在一棵大树后面，观察动静。他看清楚了：这里的地形十分险要，只有一个隘口可以过人，而这个隘口，已经被反动的地主武装民团占据了。

“怎么办？”警卫员蹙了蹙眉尖，“军长，绕回去，另外找路吧！”

“不行，这样，我们就追不上大部队了；再说，别处的敌人可能更多。这个地方险要，可能是他们防守薄弱的地方，就从这里突破吧！”

“这儿怎么突得过去呢？”

朱德想了想，对排长说：“我带领几个同志从后边插过去，给敌人一个出其不意；你在这里指挥同志们……”

“那样，你太危险了。军长！”排长仰脸望了望长满灌木的悬崖石壁，他简直不敢相信，有谁能往这陡峭的山崖上攀登。

“能上去！”朱德却满怀信心。

“万一敌人发现了，那你们就会……”排长为朱德的安全十分担心，“整个大部队在等着您指挥呢，军长，这样冒险的事，您去不得，还是我和同志们上吧！”

“干革命，哪有那么稳稳当当的？不要替我担心，执行命令吧！”

朱德说着，亲自挑选了几个精干的小伙子，带领他们攀着灌木，向陡峭的山崖上登去。

当时，正是秋末初冬季节，山间的风穿山过谷，呜呜地呼啸着，朱德顶着山风，敏捷地攀登在最前边……

排长和战士们，都为自己敬爱的军长捏了一把汗。军长的模范行动，使他们从



内心充满了敬佩的感情。大部队转移的时候，他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走，而是把掩护转移的艰险任务挑在自己的肩上；现在，为了扫除进军路上的危险障碍，他又勇敢地一马当先，登上了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悬崖绝壁！而他，已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……

敌人满以为把守着这个隘口，便万无一失了。但是，突然间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几梭子弹飞来了！他们想象不出来，有谁能闯到这里，莫非是来了天兵！顷刻之间，这些敌兵，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，便死的死、倒的倒，十几个活着的，也魂飞魄散，慌慌张张地赶紧逃命去了！

朱德亲自为大家杀开了一条前进的血路。

寒夜里的决定

朱德从战场上回来了。这一仗打得真漂亮，把反动派的一支部队打了个落花流水。敌人连收拾东西都来不及，丢下了大批物品。除了枪支弹药和各种食品外，还有箱子、衣物等等。

“报告！”门外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。

“请进。”

进来的是供给处的一个小鬼，他手里抱着一卷毛茸茸的东西，歪着头冲着总司令直笑。

“小鬼，有什么事吗？”朱德和蔼地问。

“您看，我们从敌人指挥所里缴获的东西里边，有一件这玩艺儿！同志们都说，总司令年岁大了，这里天气又冷，衣裳单薄了是受不了的，让我给送来。”

这是一九三六年秋末的事。朱德当时已经年过半百。西北的气候，变化多端，白天还好，一到夜晚，就寒气刺骨，朱德晚上常常要到各处检查工作，他只有一件用了多年的旧棉衣，确实够冷的，同志们想得真周到啊！

可是，朱德并没有把送来的东西收下。

那小鬼看朱德不肯接，着急了，便把它塞给了总司令的勤务员。

勤务员倒是满痛快的。他不仅把那毛茸茸的东西接了过去，还立刻把它打开了。一看：原来是一件还没来得及做成衣服的皮肤子。

“首长，这可好了，您正需要！”勤务员兴冲冲地说。

朱德摸了摸那皮桶子，却说：“穿上这东西，是挺暖和的。不过，应该公用，因为需要用它的人很多，比如，许多值夜班的战士都很需要它。”

“只有这么一件。大家都说，应当给您用，您工作

劳累，岁数也大了，比不得年轻人……”小鬼还一个劲地劝说。

“我年纪是比你们大一点，不过，也还不算老，而且身子骨挺硬朗的，谢谢同志们这样关心我。这件皮桶子嘛，我还是不能收。谁最需要呢，我再想想。反正，应该公用！”

朱德让勤务员把皮桶子送回去。勤务员虽然非常希望总司令留下这皮桶子，但是他又不敢不执行命令，结果，皮桶子还是送回供给处了。

天气愈来愈冷了。一天深夜，朱德批阅完了文件，照例到各处去转转，检查工作。他感到寒冷，一会儿搓搓手，一会儿紧一紧衣裳，坚持着把要去的地方都去了。最后，他向司令部电台室走去。电台是和陕北党中央、毛主席以及各部队联系的主要工具，朱德十分关心电台室的工作。

电台设在老乡家的一间空房子里。朱德一走进去，觉得这间屋子简直跟外面一样冷，冷飕飕的寒风不住地透过墙的裂缝和窗户纸的破洞往里灌。值班报务员小王虽然冻得身子微微打颤，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电台跟前，头戴耳机，手扭调谐用的机件，聚精会神地工作着。

等小王工作告一段落后，朱德关心地问：“这里很

冷啊！你才穿这么点衣服，冻得够呛吧！”

“不，首长！”小王回答说：“比过雪山的时候强多了，我能坚持！”

朱德心里默默地说：多好的同志啊！

朱德回到自己的住处，对勤务员说的第一句话便是：“那件皮桶子呢？还在供给处吗？”

“我去问问。”

“你去把它领出来吧！领出来后，赶紧给电台室送去。”

“天气愈来愈冷了，您为什么自己不穿，倒要送给电台室呢？”小王有点不愿意了。

“电台室值夜班的同志非常需要它哟！你想想，哨兵还能来回走动，报务员只能坐在那里，该有多冷！”

根据朱德的命令，这件皮桶子，从此成了电台室的公用财产。而总司令自己，仍然只穿那件缝了又补、补了又缝的旧棉衣。

不准换房

抗日战争爆发了。战争形势发展迅猛，朱德比往常更忙了。

一天，八路军行军到了山西的一个小村落里。朱德住在一位老乡家。这位老乡有四间房子，朱德借住的是一间南房。他一住下，就忙着把文件、书籍、地图等都打开，开始工作。

“怎么能让总司令住在这里呢！”朱德的警卫员小李，一开始就对这样的安排不满意。别的不说，这间房子的光线也实在太差了，总司令怎么能在这样的房子里工作啊！

总司令还是在这里住下了，每天下午过了四点钟，屋子里就模模糊糊的，他只能凑近窗户，贴近纸面艰难地看材料、批文件；如果是阴天，就更困难了。

小李在一旁看着朱德艰难地工作的样子，心里想：“总司令已经五十多岁了，他的眼睛怎么受得了！”他既心疼，又不安，想给总司令调一调房子。可是，总司令的脾气他是知道的，这事提出来，非碰钉子不可。后来，他实在憋不住了，还是鼓足勇气开口了：“首长，这房子光线不好，您在这里办公很不方便，我想请老乡给换一间阳光好一点的……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！”朱德放下手中正在阅读的文件，和蔼地说：“这房子很好嘛！”

：“我怕您的眼睛受不了……”

“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”朱德把警卫员拉到身旁，

让他坐下，“你得记住，我们是八路军！八路军对老乡不能要这要那的；八路军要的，是时时刻刻为人民谋利益！再说，有这样的房子办公，比过草地、爬雪山那时候不强多啦？那时候只能在野外，光线倒是不错，哈哈……”

小李只好不说什么了。

朱德却问小李：“你知道这家老乡有什么困难吗？”

小李没有吭声。

“我看出来了。他们腾出这间房子，是很不容易的。他们家有老人，有小孩，还有个媳妇要生孩子了——他们的住房不宽裕呀！咱们可不能再给人家添麻烦了！”

小李连连地点头了。总司令替老百姓考虑得真周到呀，可就是不怕苦了他自己！

既然事情就这么定了，小李打算退出屋子去。

“等一等。”朱德站起身来，说，“不光这一次不换房了，以后还得定下个规矩：每到一地，决不许住老百姓的正房。正房是好房子，是人家长辈住的。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，决不可住。”



(1896—1969)

金表该谁用

指挥打仗，需要精确地计算时间，指挥员应该有一块随身携带的表。可是，指挥千军万马的贺龙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却一直没有表。

贺龙早年在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当军长的时候，有过一块金表，还是外国名牌货，走得可准呐。后来，贺龙参加了红军，红军里的财政情况困难。有一年，眼看要入冬了，可是部队里还没凑够给战士们买布做棉衣的钱，贺龙知道了，便毫不犹豫地摘下自己的金表，把

它卖了，买了一批棉布。

贺龙的姐姐贺英，后来特意给贺龙送了一块表来，但是贺龙并没有带上。因为他看到参谋长也没有表。就把表送给了参谋长。

一九三五年，红军在湖南打仗的时候，有一次攻打一个城市，把敌军的指挥部一下子给拿了下来。这个指挥部设在一个恶霸地主兼反动资本家家里，他们没有料想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，连贵重物品也没有来得及转移，就逃跑了。这个反动资本家是做钟表生意的，他家里存放着许多钟表，这些钟表，全部被我军缴获了。

贺龙的警卫员小唐看见了这些钟表，可乐坏了，说：“这回，我一定得给贺老总挑一块最好的金表！”

他挑了半天，挑中了一块长三针的金表。经过后勤部门批准，登了记，他便把这块金表给贺龙送了去，高兴地说：“这可是一块顶刮刮的表！在没收来的那些表里，这块是最好的！”

贺龙笑了笑，接过表来，放在耳边听了听，那清脆的响声，又和谐又悦耳，果然是一块好表。

“小鬼，你怎么知道这块是最好的？”贺龙抚摸着金表，问道。

“那当然啦——这块是金的，又是新的，样子又好